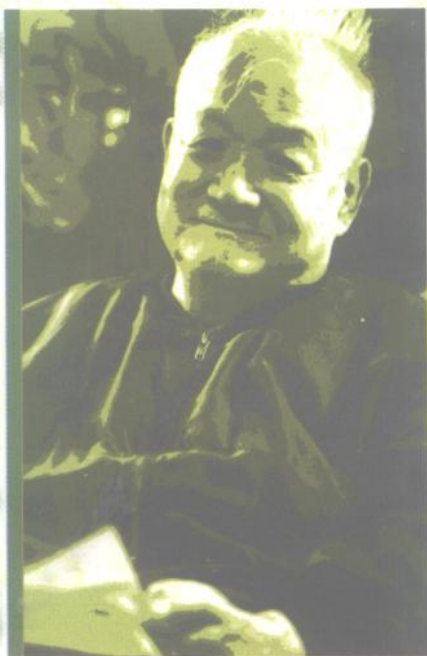


龙冬主编 我的世

萧乾



过路人

我的世界丛书

我的
界

中国青年出版社



萧

龙 冬主编

湛 浮选编

我的世界丛书

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路人/萧乾著;湛浮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3

(我的世界丛书)

ISBN 7-5006-2055-1

I. 过… II. ①萧… ②湛… III. 文学—作品综合
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284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8 印张 4 插页 165 千字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定价 11.70 元

编 者 的 话

很早就想到要编这样一套书。这套书取名《我的世界丛书》，也是考虑了许久。世界是很大的，还有更广阔深邃的宇宙，“我的世界”相对来说，即如沧海一贝。可是，我们编这套书，想法就是这一枚枚贝壳，虽小，却光亮多彩，它们来自深沉如海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人生吧。我生活的世界，我精神的世界，我梦想的世界，这些，就成为这套书中所表现的全部内容了。这样的内容，应当是更具生命力的，料想广大读者也易于接纳。这些篇章，既是真实的故事与情感，也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它们虽然不排除对某些误解的辨明或对某些事实的澄清，却一律避免记叙个人的恩怨；它们不拘体裁形式，却一律重视人性同时代生活的表现。这套丛书的第一辑，我们选择了沈从文、萧红、老舍、萧乾、汪曾祺五位著名作家。这选择没有什么过多的原因，除了这五位确实有必要选录之外，就是选编者与这五位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亲近过，这样的熟悉，是一个难得的条件。五位作家都曾有过文集或全集出版，再编这样一套书有多大的意义呢？我们以为文集、全集重要的是用于研究和热爱到一定程度的藏阅。手头这套书，则是便于多数读者，尤其便于引发年轻读者对这几位优秀作家的喜好。

DR03/24

这些作品都是贴近作家自身的散文，各篇都绝对完整，又是代表作品；部分附录，也是关于已故作家生活行状的精彩描写，它们全是生动的，丰满的，朴素的，可读的；另外，个别作家的个别篇目，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还从未收录在个人的任何集子里，这就自然具有了一定研究、收藏的价值。当然，还远不止这五位，照此可编选的作家尚有不少，尤其当今活跃着的中青年作家。这回是一个开头，是一次尝试。我们盼望得到更多的支持。愿《我的世界丛书》走好运！

龙 冬

1994 年 11 月 20 日

代序·我并非有意选择文学

我目前是个文学士的待位生。在课业上常和文学发生彼此无从藏躲的关系。此外，书架上堆的多是些文艺书籍，偶尔也不自量地写一些短篇，四出投寄。这点浅微的姻缘恰是一般喜好文学的青年普遍的情形。《文学》编者先生向一个并无作品的人征文，谅来不过是想得到诸方面各别的口供。那样，我这篇自应列为爱好文艺青年的自述。

我最初走进文学这圈子既不是先天的赋与，也不曾因隔墙见了桃花枝子，被羡慕的心情诱进园门。我是被生活另一方面挤了出来，因而只好逃到这肯收容病态落伍者的世界里来。

五年的时光都葬在一个每天三遍经的破尼庵里。一位迂腐、暴躁的老头子用水烟袋和榆木板陪我们廿几个贫而淘气的书生在一间黑乌乌的大殿里消磨大家的童年。每天前嘴背着“子曰学而”，屁股后挨着扎肉的板子。直到十一岁才入小学一年。

别的功课都来得占先，唯有笔算，成天被维新的塾师骂作“木头”。于是，纵没犯规矩，手心每天起码要照顾三四板子。我还能记得立在黑板前用乞怜的眼色向同伴求不至受罚的答案的情景。恩者常提出的条件是“叫声爹”，这交易直争执到“大

叔”时，才混到一个数码——常常是并不能庇护手心的数码。

遮我这低能的丑的是每礼拜六贴在校门洞的作文榜。名字摆在前三名差不多成了惯例。于是，我在笔算班去忍痛，再到作文班去吐气。

阅书室摆的《小朋友》里被发见我的名字时，会成为全校的美谈。连扫地的茶役都莫名其妙地探问。于是，这光荣弥补了我另一方面的缺憾。——虽然笔算教员在捉到我的手掌时，板下显然已经加了劲。

及至我能用代庖的文章交换命分算草时，我的小学教育在一种势力平衡下安然度过了。

在初中，我忽然对“设 X ”的一次方程发生了浓厚兴趣。居然能用自己的力量拿过月考的一百分。在我追赶别人的决心快坚定时，那代数教员被教会里较有势力的一个人挤走了。换来的是一个麻脸，（据说他怕老婆。）但经他手打折了的板子不止一条了。

那时我已成了几乎没有人管的孩子了。上午读半天书，下午走到一个地毯房去学手艺。学校里用的是硬木板子，毯房里用的是铁耙子。终于，在双重刑具之下，我支持不住了。我由地毯房逃走过，但生活不允许我不流着泪走回去。终于，我放弃了文凭的完整，而硬不再上代数班。

科学的门从此把我关在外面了。

于是，我揉摸迷着羊毛屑的眼，读着一些“不实际”的文艺书。终于生活把我赶到灰色的路上去。我想死，又没有胆量；于是，我想生。天天除了念《佛经》诵《诗篇》以外，尽守着日报的“征求栏”，探听各处有饭可吃的地方。有时一天跑四个门

路：店员，跑街，书记，教师。一见面即就被拒绝的理由是“身量太矮”。

终于我找到栖所了。那是在北河沿西上坡一家书局里。在那里，我不但不曾被嫌身量矮，且受到许多鼓励。在那里我见到许多出名的人：作性史的，作情书的，作小说的，多半是大学里的教授。细长的，枯老的，红嫩的，一个个作家喊着“老板”由我窗下走过。有时还向帐桌旁的小伙计点点头。在那里，我的工作除了捧着油墨蚂蚁仔细校对以外，还要到红大楼去抄书。偶尔被派出去给作家送稿费。骑着局里的车，手腕上白手巾绑着大卷的钞票，随走随看风有没有给掠去了一张。

虽然是一个短短的停留，这是我生途上一个新的启示。白天作事，晚上可以把柜上的书借回公寓里读，我读到了许多初版的早期新文艺作品，但我想提的是华林著的一部厚约二三十页的《新英雄主义》。

这是一本用热情的笔调鼓动弱者魄力的书。我曾把公寓的房门倒锁上，流着泪，通夜反复地读。一本小册子给我圈得看都看不清楚了。它令我毅然焚了《佛经》，割断了人间一线家族的关联，迈上了奋斗的途程。

我有机会升学了。这消息反使得我的老板代我高兴起来。且帮我抵抗当时一种无理的暴力。为这，我总在感激着。

回校后，我成了一个新的人了。在功课，交友上较认真地向人生深处摸了。每早黎明哼着由主日学学来的“雄军歌”，挺着胸向着太阳冒芽处大踏步地走去，从觉不出肩上八磅羊奶的重量。

当我了解一些作人之应该处时，我开始憎恶许多贴近我

的人了。我首先发见的是每天站在朝会台上讲耶稣的老师。他们那拍外国人的贱态增高了我的爱国心，他们那嫖饮的放荡促我约合贫弱孩子组织起一个少年的团体，以互助的精神自治自励。遇到贫穷的团员和别的富有同学打了架，送到势力眼的斋务长那里审判时，我们还要求旁听过。同时，在一个与校外大中学生合组的十人通信团里，除勇敢地供说各人感想外，我也骂过学校当局。信经官府及学校双方验讫后落到我的手中时，常发见红的×字画在不敬的地方。

终于触怒了双方。在一种默契的谅解下，我被送到可以不审而毙的狱中去了。

释出之后，自由失了，在监视中，我开始静心读书。

不相信吗，我读过化学，物理，生物。但我连其界说也不知道。我那时的科学教员（教务长）是一个向青年会钻营，同时又在情场追逐的忙人。（我当时是他的书记。）上课的时间我们都被放逐到城外护城河边去捉水虫作标本。除了季终交进一只又腥又臭的干蛙以外，我的时日多消磨在乡间的绿荫旁，守着流水，诵读我所爱读的书。

革命军到北京了。像裸显圣的铁树，我的情绪开了花。提灯大会那夜我抗了丈长铁管的大方灯，进北海穿南海地奔走了半夜。用久涩的嗓音喊着“国民革命万岁！”

立时，在学校里我变成革命元老了。于是，我当了许多主席。但是我应提的，是我作了校刊主笔。

终于，在多重痛苦的矛盾下，我开始了我流浪的生涯。我飘到东南海的某角隅，用粉笔作筷子。

那些时除了《毛毛雨》一类肉感的歌谱以外，一个青年所

酷爱的还有一些“浪漫派”的作品。叙述的多半是一些病态的人物。有着怪的脾气，说着欺天的大话，干着荒唐的事。骄傲自己的穷，骄傲自己的放荡，骄傲自己的流浪。那时代恰巧在自己性格身世中寻到若干相同处。于是，受重大打击的反响是纵任自己在一个人生地疏的地方学习书中英雄的行动。结果在短的时日中，我已有的短处都蔓长起来。我孤独的似乎不能见人了。我暴躁得和海涛也生气。我饮酒了。更典型的，我开始追逐女人了。终于，许多浪漫故事里的趣味我尝到了。

及至我再回到故乡时，在性格上我已成了十足的病态文人，虽然文学是什么我也摸不清。曾有一位好心的女人睹了我堕落的状况生了惋惜。她决志把我拉到革命战线上去。她懊丧地失败了，但她那堆信中说服了我浪漫之不当。

由于生命的各种机缘，我认识了许多师友。我曾正襟听过长须垂胸的老神父用中古的风度讲说拉丁文艺。我曾陪过一个因失恋而出家的修士流着泪通夜读完他抽屉底上的情诗。我曾和许多年纪相仿的人合做过多少荒唐的梦。一个个都如秋菊般地凋了。但我仍在梦着。不同的，也是我感激的，是我有比传奇中更真实，更健全的朋友了。由他们，我得到教育，得到生命力。

目前我犹不能把心钉在一方土上，我仍想用漂泊解脱不爽快的现实的包围。但滚着的石头沾不上青苔。这样逃避终不是办法，虽然漂泊生涯最富趣味。我还在设法把自己按住，如一个电话接线生那样专注地工作。

综之：我爱文学，但文学并不是我有意选择的。对科学死了心是近年的事。世上或有天生的文人，但我深知道我不是。

如果教育把我造成一个好的木匠，一个好的药剂师，我或更能脚踏实地地为人做点事。前几年我还向社会科学钻过，可是不曾钻进去。直到现在，除非是为“教文学”、“研究文学”，我一点不以为一个喜好文学的人有入“英文系”、“国文系”的必要。文学没有方程式，黑板画不出门径来。如果仅为享乐地欣赏，则仍另外应有技术的职业，无须令社会背这份担负，如果是为创作，则教室不是适宜的工场。文学博士会写“文艺思潮”，但写人生的，连什么士也不必需。

因此，我已由西洋文学系转入新闻系了。

我近来虽涂些文字，但大都失败。原因并非全因我无能，大半由于我无知。一个对人性，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我虽说话笨拙，但我推想，说几句俏皮话不是太难办的事。该说什么，却成问题。学社会科学不见得就理解社会，因为那至多是幅地图，能按图去观察实际生活才是创作最好的准备。即幼稚如中国，在文坛上有成就的人也莫不是和实际生活有密切的接近。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修剪，弥补，调布，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方面。

我年纪尚轻，谦虚犹压不住对自己过分的期望。回忆起来，过去的痛苦刚好形成一个不太寂寞的冒端。像我这什么也没有了的人正不应把自己糟蹋在太稳妥的生活里。我希望目前这点新闻的训练能予我以内地通讯员一类的资格，借旅行及职务扩展自己生命的天际线。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了笔。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了一

员消息的传达者。

一位由刻苦中爬到创造大道上去的先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种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人的勇气。像条蚕，每人生命中似都蓄有无限的魄力。难能的是抽出个头儿来。这也即大艺术家初年作品也还不脱幼稚之所以然。

一向，如许多人，我也曾用自己性情乖僻证明过文人的资格。甚而于服饰行为上用这怪处作商标过。但年来由我接触的几位颇有成就的文学者的生活观察，他们并不如一般文坛消息所载的那么变态反常。反之，对艺术愈进步，对人生的态度似也愈成熟，健全。醇酒女人只是初期少数受中外才子流毒的文人行径。健进着的文学者们却似正在将对自己那份尊重移到作品上去。其待人接物毫不异常。于是，我开始懂了：一个文学者并不需要特殊性格，虽然好静为事实所迫。不一定要“原始，孩气，性情不定，不擅推理，孤僻私己”（见 Collingwood 艺术哲学）才能创作。

反之，一个艺术者正紧要一条坚实的体格以支持工作的久长，一具清澄、健全的心以体解事物内在的魂质。不然，其传达的经验亦是病态的。艺术需要想象，需要情感是在创作那刹那，用以摹拟，重现意志所要的图画，而以心眼透视之，一篇戏剧或小说在酝酿中多需要理智的摆布——这种我愿意暂丢开诗歌。而且，在涉及社会问题的作品中，是需要公正的批判的。人生事实客观的记载已有新闻纸担当了——虽然不够详尽。文艺者调理这些事实似在记叙外，有意无意间总免不掉借较具体的语言加以因果的，价值的诠释，甚而是功过的批判。社

会总有两个敌对的势力在搏战。描述这搏战的文学者，如不先以理智判别双方之是非，则描述终无端绪。何况“不平之心，人皆有之”，评判几是免不了的事。这责任需要对全局通盘的认识。这似又不是病态者所能的了。

对于人事有浓厚的兴趣似是文学者一个有利的条件。因为好奇心是观察最初的原动力。一个艺术者的好奇心应比旁人更深一步——不是散漫地浏览，而是逼近的凝视。能为伟大而塞住呼吸，能为幽默而感到松释。

一个显明的事实：社会对这辈新进文学者所要的条件苛重了。这是中国文学向上迈进最好的证据。

萧 乾

编者按 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拟出一辑“我与文学”专号，向沈从文、巴金、卞之琳、徐懋庸、聂绀弩、萧乾、朱光潜等近六十位作家约稿（《我与文学》，郑振铎、傅东华编，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四年七月出版发行）。当时，萧乾正由北平燕京大学肄业（三年级生），却已在《水星》等刊物及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所以也接到了《文学杂志》的约稿信。萧乾自从事写作以来，写过不少自白长文，而这篇文章则是他一系列自白文章中的第一篇，且从未收入过个人的集子。要追踪萧乾先生的文艺观点，这则文字应是最为重要的一篇。编者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谨以之作为此书的代序。

代序 / 我并非有意选择文学 / 萧乾

- 1 一本褪色的相册
- 48 苦奈树
- 52 殇
- 57 过路人
- 64 叹息的船
- 70 未带地图的旅人
- 119 珍珠米
- 133 初访伦敦
- 152 伦敦一周间
- 171 一九四〇年的圣诞

176	及时雨
182	往事三瞥
191	“文革”杂忆
203	梦游“永不再”乡
207	我的医药哲学
212	透过活物看人生
230	关于死的反思 ——兼为之唱一赞歌
237	《萧乾选集》(香港三联 版)自序

一本褪色的相册

一、在黯淡灯光下

记忆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之一。对心灵,它有时是沉重的负担,有时又是无法估价的财富。人们时而巴不得没有它,时而又十分稀罕。它能冲破时空局限,使生活从平面变为多棱多角。

一个人可以游遍天下山山水水,

然而梦境里出现的，往往不是什么名川佳境，而是幼年走过的一条坎坷崎岖的小路，或是夏天曾经钻进去捉过蛤蟆的苇塘。记忆中的童年，总是笼罩着一种异样的色彩。甚至过去的痛苦，也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就像一个人抚摸自己的疮疤：没有了生理上的疼痛，剩下的却只是一片仿佛还颇值得骄傲的平滑而光润的疤痕。

在七十岁上去回忆自己的早年，宛如黄昏时分在黯淡灯光下去翻看一本罩满尘埃的相册。许多人的相册都十分精美。然而我有的却是一本不是相册的相册。它原是个很普通的黑色硬皮笔记簿。在那磨破了边的硬皮中间，夹着几张早已褪了色的旧照片。这里既没有神采奕奕的英姿，也没有可以自豪的银杯奖状。有的只是窄巷陋室和活动在其中的一些瘦骨嶙嶙、神色怔忡的人们。我曾带着它四处漂泊，原打算让它同我一道去火化场的。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把它从阴暗的角落里取出来，再看上它一眼。

早年的事，犹如一碗酸辣苦甜咸的菜汤，有一种难以代替的风味。有时它像是远方吹来的一支儿歌，温存而又委婉，恰似春日垂杨柳梢在脸上拂过；有时又像是一场噩梦，仿佛看到自己孑然一身踏过一道独木桥，四面虎狼都在睁大了眼睛，张开血口，等待吞噬。

我喜欢凝神注视窗台上爬着的蚂蚁，自己恍若其中的一员。幼年的蚂蚁，混身是娇嫩浅黄，后来身子逐渐变黑了，硬了起来。无论是在草丛间，还是在路旁，它们像煞有介事地、紧张而认真地横冲直撞。遇到土坡就使劲爬，碰上一滩水也不顾一切地蹚，有时抓到一块饽饽渣子，似乎就喜形于色，有时也会